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八

宋 王宗傳 撰

繫辭上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黙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

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冦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嗚呼予學易至此章乃知聖人憂世之心如此其深且至也何也不有其所有而盡以其所有者發之於易故也夫聖人之所有者安在乎曰此性之所見者是也此性之所見而伊尹之所謂先覺也有是先覺故以覺後覺爲已任此聖人憂世之心也然則見天

下之賾見天下之動聖人之先覺其在玆乎故易象與爻由是而立焉然則聖人區區於立象與爻何也曰為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使天下後世言无過言行无妄動即是象與爻而有得焉此則聖人作易之本心也夫事物之理寓於幽微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賾也兆於紛錯雜揉之地者天下之動也聖人皆有以見之明若觀火故三奇之乾以天而形容之三耦之坤以地而形容之以至震雷巽風之類其所以形

容之者莫不各當其所擬而凡物之宜然者如馬如牛如龍如雞之類各得其所取之象易之有象其是之謂歟會逢其適而於時爲通若乾之九二出潛離隱則爲天下文明之時若觀之六四觀國尚賓則爲利用賓于王之時凡此之類聖人洞觀其然而典禮於以行焉所謂典禮者時然而然不失乎天之所秩天之所叙者云爾聖人又慮夫人之昧夫此也而繫之辭焉而曰如此則吉反此則凶分别剖斷明以告

之易之有文其是之謂歟夫象之所言者天下之至賾也如言田獲三狐載鬼一車之類近於恢詭譎怪宜若可惡也而聖人之意則於此乎盡故不可惡爻之所言者天下之至動也如言上下无常變動不居之類而其相推相易宜若可亂矣而吉凶之理則於此而斷故不可亂張横渠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説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艱使君子樂取之爲貴蘇東坡

曰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於其間其進退屈伸不可必也而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此可必也故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擬是象而言也象物象也擬是而言則言有物矣議之而後動議是爻而動也吉凶趨避之理已斷於爻議是而動則動惟厥時矣言有物而動惟時則語默動靜皆中於道此則擬議之功也其成變化乎何有蓋變化者易也易也者天也吾之言動有契於易是乃契於

天也故曰擬議以成變化然則子前之所謂聖人作易立象與爻爲天下後世言動設也其是之謂乎吾夫子既述古人立象與爻之意遂舉易中七爻以實其說故中孚九二同人九五則述君子之言動大過初六謙之九三則述君子之謙謹乾上九之亢反乎謙者也則申文言之辭以警之節初九能以謹密而无咎也又設其不能謹之辭以戒之至解六三小人之不知謙謹而肆爲暴慢者也故聖人直語之曰作

易者其知盜乎无非爲天下後世之言動設也夫君子修身於幽隱之間而其應也見於千里之遠其幾甚微其應甚博此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故聖人以居其室出其言善與不善以示其戒然曰言而繼之以行者蓋言行者表裏之符也故後文有曰不出戶庭无咎而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信乎言也者其行之表歟樞機之爲物也其所繫甚微也然而一發則昏明中否隨之故曰榮辱之主也孟子曰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之言行一无可愧而誠之所格寧有遠邇上下之間乎此所以能動天地也夫言行至於動天地此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夫所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是也同人六二居柔守靜於下而有或處或默之象九五體陽履剛於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宜若不同矣然中直之誠得於同人之先此所謂二人同心也故能斷去九三九四之二剛而終之以相遇焉故曰其利

斷金夫言者心之聲也心之同則言亦必同矣故其臭味相感无上下遠近之閒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文所以有後笑之説大過初六當剛過之世一柔在下而无忤於物可謂能自謹也故有藉用白茅之象猶之置器於地既安且平則亦可已矣又藉之以茅焉其无咎也固宜故曰謹之至也謂其當大過之時而能過於謹也夫天下之物以其微薄也而棄之則所謂物之貴重者亦安所資蓋貴者以賤爲

本故也故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然則謹而勿失初六有焉夫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之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且伐其勞德其功此豈胷中之有所蓄者然邪茍无所蓄則𤨏薄甚矣若夫謙厚之君子則不然吾雖有勞若未始有勞也吾功雖成若未始成功也非能降已以下人者未易至此故聖人推明其内之所蓄則曰德言乎其盛矣又詳觀其外

之所形則曰禮言乎其恭矣夫謙之九三處人下之上有成功之勞或不能致其謙恭以守此高位安能獲有終之吉乎惟能過於謙厚此聖人深予之也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而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而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而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言語階

亂從古而然故曰言者行之表也當節之初不出戶庭則非特身不出也言亦不出也夫言不出則其密也可謂謹矣茍失此戒則君焉必至於失臣臣焉必至於失身幾事必至於害成此謹節之道必當於其初而致之意焉是故前文所以有樞機之諭也易之作也亦豈直爲知盜而設邪特曰謙謹既失則有暴慢之行而不免於盜之見侵也故解之六三上慢下暴則爲盜之招聖人所謂知盜者如此而已矣孟子

曰禍福无不自已求之者解之六三所謂自求其禍也夫三在人下之上高位也六以陰很處之非所宜據也故文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說而繫辭以小人謚之原其所以然者非他也有暴慢而无謙謹故爾夫藏之慢也是爲誨盜容之冶也是爲誨淫誨之者招之也然則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此聖人之作易必欲天下後世擬象而言議文而動者蓋慮其失或至於此也予故曰聖人作易立象與文爲天下後

世之言動設也噫人之言動其可不致其謹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

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易有自然之理斯有自然之數是理也一定而不易故是數也奇則爲奇耦則爲耦亦一定而不易是理也相因以爲用故是數也奇以耦成耦以奇成亦相因以爲用是理也運行而不窮故是數也始則有終終則有始亦運行而不窮然則數生於理理寓於數數之所生理之所在也故易於此取天地之數以爲

大衍之數焉所謂天地之數者一三五七九此天數五也積而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此地數五也積而爲三十合二十有五與三十是爲五十有五聖人曰是五十有五數也運之於天地萬物之間固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然本此數以作易則容有齟齬而不合者故即天地之數而去其五以爲大衍之數焉然去之者非其去之也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之而爲五十十其五也則五者

在其中矣王輔嗣曰衍天地之數所頼者五十也是也然數有體有用一者數之體也體則不動四十有九者用也用則見於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之際輔嗣又曰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是也是數也則於其揲蓍焉見之揲蓍之法以四十九蓍分之左右手而爲二分而爲二之後乃於左手中取一蓍掛於小指既掛一矣先以左手之蓍四四而揲之歸其所

揲之餘而扐之復以右手之蓍四四而揲之亦歸其所揲之餘而扐之再扐之後復掛一焉故三揲而一爻成十八揲而六爻成凡爻之或陽或陰皆以所揲之餘或多或少者而爲候故初揲之餘者不五則九再揲三揲之餘者不四則八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老陽三多爲老陰二多一少爲少陽二少一多爲少陰老陽九也老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設若於此四十有九之數加一減一皆不成揲此大衍

五十之數所以必用四十有九也然揲蓍之法必曰象兩象三象時象閏者以言聖人立法未嘗不循夫天理之自然而非僞爲云爾故易之作以陰陽爲宗曰象兩云者以言象陰陽二氣之分也曰象三云者以言二氣之分有陰有陽必有陰陽之中故也曰象四時云者以言二氣既分中者爲春秋極者爲冬夏故也曰象閏云者以言積四時以成歲更三歲而爲閏閏也者生於日月合朔周天不盡之氣故以歸奇

之數象之然置閏之法十九嵗七閏凡三嵗閏者一五嵗閏者二故大率五嵗再閏又以再扐而象之莊周氏曰易以道陰陽亦是意歟夫大衍之數既本於天地之數故復以天地之數繼之天數五地數五以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分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又言天地之數奇耦之合也張横渠曰一三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相對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也太元亦曰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

十為土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此亦分而言之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又合而言之也天地之數不離乎五十有五故二氣之有盈有虛四時之或生或殺萬物之出機入機皆本諸此此變化由是數而成也所謂行鬼神者如月令所謂孟春之月其帝少昊其神勾芒之類是也是故或執規司春或執衡司夏或執矩司秋或執權司冬此鬼神由是數而行也程河南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

也又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揲蓍之法得五與四是爲老陽其爲策數一爻三十有六四九之積也故爲乾之策得九與八是爲老陰其爲策數一爻二十有四四六之積也故爲坤之策以六爻計之乾爻六一爻三十有六策則二百一十有六者三十有六而六之也坤爻六一爻二十有四策則百四十有四者二十有四而六之也以乾坤六爻之策而計之故曰凡三百有六十三百有六十之策與期之日適相當焉

故曰當期之日以上下二篇之策而計之凡爻本諸乾而稱九者一百九十有二本諸坤而稱六者亦一百九十有二夫陽爻一其策三十有六以三十有六乘一百九十有一則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策陰爻一其策二十有四以二十有四乘一百九十有二則得四千六百單八策二篇總筭則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矣夫數自一積而爲十十積而爲百百積而爲千千積而爲萬自然之理也與萬物之數適相當

焉故曰當萬物之數也於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則謂之象於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則謂之當言各有旨也營者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是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四至於少陽數七亦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亦四而求之其數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

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為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之以四而得之此易

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謂之十有八變而成卦則三變而一爻成積而至於十有八變而卦成可知也夫易始於八卦方其八卦之未重也屯蒙師訟之類隱然而未形當是時也易之大業未底於悉備故曰小成及夫引而伸之重而爲六十有四故觸乎其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凡天地之内百物不廢而治心修身齊家理國之道隨取而足聖人所以垂法立教者亦於此乎盡謂之天下能事畢矣信乎其畢

矣故夫顯道神德行此易之能事也而其爲效也見於酬酢而祐神夫神之不顯者道也今而曰顯道則所謂闡幽也顯而不神者德行也今而曰神德行則所謂微顯也易之爲易也在顯亦秘在微亦彰此其用之爲妙也惟其如是故即其顯者而言之有應對事物之功未甞不暸然而明故曰可與酧酢即其神者言之有助成神化之妙未甞不窅然而幽故曰可與祐神嗚呼孰謂夫聖人本天地之數以作易其功

用一至於是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章言易寓於數此章言聖人之道寓於易所謂易者變化是也所謂變化者神之所爲也特患人不之知爾欲知易之神捨變化之道何由而知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辭也變也象也占也

此四者易之變化也苟知此道則神之所爲舉可知矣聖人之道亦不外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夫是非當否各當所指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易之辭則言必有法趨避取舍不可或泥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易之變則動必中度形容物宜有不可掩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易之象則器必適用吉凶禍福各以類應者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尚易之占則占必知來凡此无非神之所爲也故聖人尚焉尚之者明

此道以垂法立教以覺天下後世之不知乎此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言尚易之辭與易之占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此言尚易之變與易之象也夫君子於將有為將有行之時未知是非當否之所在可不稽易以致其決乎問焉而以言求決於易也向使易之辭也非聖人之所尚君子又烏知以言

而問之然問焉而以言苟非以吾之精一之誠深知易之爲可信則雖有問焉徒問也今而曰其受命於易也如嚮之應聲是必有以黙契乎易而不專在於言語問論之間也不然何以來物之在於遠近幽深也舉无不知曽无毫髮之閒邪故曰至精朱子發曰精之又精謂之至精參伍以變者縱横十五天地五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爲七八九六總之爲三百六十以天地觀之陰陽三五一五以變爲候者七十二

五以變爲旬者三十六三五以變爲氣者二十四三百六十五日周而復始故乾之策三十有六者三六而又二也坤之策二十有四者二六而又二也三其二十有四與二其三十有六皆七十二三其七十有二爲二百一十有六得乾之策二其七十有二爲百四十有四得坤之策三畫之卦三變而反六畫之卦五變而復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

非成文不足以成物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夫有行始於有爲有爲始於有思有思有爲者人也无思无爲者天也誰能有思有爲而无於人之累乎其惟易而已易有思者本於无思有爲者本於无爲合五十有五之數本於太極寂然无聲其一不動萬物莫不會乎其中有物感之散爲六七八九之變而天下之所以然者无乎不通所謂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乃其一也精者精此者也變者變此者也神之又神謂之至

神精故可以窮深變故可以與幾夫易聖人體之以極深研幾者也天下之志藏於无形非推見至隱者其能盡通乎而易至精者也天下之務其來无窮非曲得所謂者其能成乎而易至變者也疾而速行而至有思有爲者皆然而易至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極深研幾之效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子發所釋可謂著明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

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章復言易寓於數聖人本之以作易而其功用見於經綸世變垂其法於將來天人之理不外乎是若有以相之故終舉大有上九爻辭而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嗚呼聖人用易之功若此其至乎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程河南張横渠及前輩皆云當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簡編失其次也而横渠又曰聖人之於書亦不欲併以一說盡慮人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或在此說或在彼說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以是知前輩談經可謂不苟矣夫自天一以至天五此天地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此天地成數也河南云既有上五者斯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朱子發亦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乎五十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夫易之爲易非有他也於物則開之明其所以然也於務則成之因其所當然也舉天下之大无出乎是道之覆冒此所謂冒天下之道也朱子發曰冒天下之道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通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而後覆冒此言是也易之爲易如斯而已捨此孰謂之易乎故曰易何爲者也又曰如斯而已者也聖人於此道者則用之

以經綸世變故天下之志若未易通也易有開物之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志无適而不通天下之業若未易定也易有成務之道聖人盡之則天下之業无適而不定方其天下志之未通業之未定也趨捨之方動定之際倀倀然適從之无所疑孰甚焉及夫天下之志以聖人而通天下之業以聖人而定其胸中之所欲爲與日用之所當然者了然而无疑伊誰之功邪實聖人有以斷決其疑以致是也故又曰以斷

天下之疑凡其所以然者皆聖人有得於易而然也故繼之以蓍卦之德與六爻之義凡物圓則運方則止夫運而有无窮之用者是必有所謂至神者存也故曰蓍之德圓而神止而有一定之體者是必存諸我者固已无所不知矣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蓍之爲用六七八九惟其所爲而人无與焉非神而何卦之既設上下内外有不可易而理實寓焉非智而何若夫六爻之爲義則變易以示人使人知吉之可趨凶

之可避而无或秘之說此所謂易以貢也韓氏曰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吉凶張横渠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夫心也者酬酢萬物之君也心有所累則酬酢萬物也不能擴然而大公是心也不能擴然而大公則亦異於易矣夫无思无爲寂然而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聖人以此著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用

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黙存於我焉程河南曰密乃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道乃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即密也然則退藏於密此即易之所謂无爲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黙存於聖人之心則發而爲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故夫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民吉在所趨也聖人惟患其不吉凶在所避也聖人惟患其或凶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爲己之憂患也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易之所謂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也神蓍之德也吉凶隱於未形聖人神以知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乎蓍矣知卦之德也吉凶顯於既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又在聖人而不專在乎卦矣故繫辭至此侈言聖人之神知而曰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夫謂之聰明睿知則卦之知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謂之神武不殺則蓍之神非聖人其孰能與之聖人之德无乎不備如此宜吾所謂蓍卦之神知咸在聖人而不專

在乎蓍與卦也耿希道曰其曰神武不殺何也布昭聖武不免於殺者將以使人之知懼也今神以知來則未然之祥見於其先知以藏往則已然之戒存乎其後然豈待殺而後知懼哉荀子曰怠慢剽棄則照之以災禍此之謂也夫天人之理備於易而易之神知又備於聖人則夫在天與人者聖人宜无不知故夫福善禍淫者天之道也聖人明其所必然爲善得福爲惡得禍者民之故也聖人察其所由致而惟恐

斯民之用或至於昧其所趨故假是蓍龜之神以發明人心之神夫神无乎不在在人則為人心在物則為神物在天地之道則為易在易則為隂陽之不測在聖人則為聖人之妙用方是神之在物為蓍為龜尚棄而未用也人曰此枯莖爾朽骨爾不知其為神也聖人從而興之而易由此兆焉人見聖人之興之也亦惟聖人之從而得其所謂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也而遂至於趨吉若渴避凶若熱而曰此聖人之前

知也而不知此神物之前知也特聖人爲能與之以爲前民之具焉爾然聖人如之何而興之也亦曰聖人以此神物齋戒致敬以神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凡有作用亦皆齋戒致敬不敢忽此神物咸知其德之爲神明而信其所以告我之吉凶也此之謂興神物也前言蓍之德圓而神則齋戒以神明乎神物之德者雖由於聖人而興是神物之德者實神物之固有焉神物固有是德聖人雖不欲齋戒以神明之夫

何以前民用乎所謂前民用者神之所爲也故下文歷言乾坤變通象器與法而極於民咸用之神夫誰能出不由戶戶一也闔則爲坤此斯民之用隱於无用也闢則爲乾此斯民之用見於有用也一闔一闢爲變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拘於一也往來不窮爲通此又斯民之用不可以有所窮也然於闔闢變通之中何者爲斯民之用乎曰是理也見者爲象形者爲器器制爲法聖人體易以經綸世變而垂其法於

將來者无越乎此故斯民利用此道而見於出作入息之間凡所資以爲生養之利者孰不用之而莫知其用之所以然者此即予前所謂在人在物在天地在易在聖人之神也噫語至於此孰謂易爲无用之說也自易有太極至易有四象復申言聖人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旨朱子發曰極中也太極中之至歟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易有太極四十有九合而爲一乎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是也濂溪周先

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而生陰陰極復動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發曰陰陽匹也故謂之儀凡物有中則有上下有上下則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則有四方有四方則有四維而八卦在是矣此自然之理也張橫渠曰一則神兩則化故太極者一也倍一而二而兩儀分上下故曰生兩儀倍二而四而四而象分四方故曰生四象天之東象龍西象虎南象鶉北象龜此皆象也倍四而八而八卦以成故

曰生八卦此易生生之理然也卦者掛也掛此理以示人而吉凶有一定之說故又曰定吉凶夫易始於八卦因八而八之則其爲卦也爲六十有四天道之消長萬物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古今之治亂皆不逃乎八卦所定之吉凶則易之大業又生於八卦所定之吉凶矣故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若不可以一言盡也而其說則不離於示人以吉凶趨避之理而已矣惟聖人入乎吉凶之域故能與民同患而立大功

業於天下則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夫惟易與聖人其大業一也故下文繼之以六莫大之説其所以為易與所以為聖人者兼言之夫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萬物在天地間孰不具乾坤之法象然語其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變之理人事之終始也然語其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凡物有是形容之可擬者孰无是象具是貌象而不可掩者孰无是明然語其象之懸于天明之著乎

物者莫大乎日月天地四時日月此易之所以爲易也然非其有是位則易之道不行非其有是人則易之道不明故繼之以莫大乎富貴與莫大乎聖人夫天下之物亦有所謂崇且高者矣然語其操是利勢以令天下而能使天下莫吾違者非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乎富貴天下之人亦有所謂以是物爲是用者矣而其用不足以利天下語其備百物致民用立爲成器而使天下共利之爲悦

者非聰明睿智之聖人不足以與此故曰莫大乎聖人然則下繫論十三卦制器必曰伏羲氏神農氏黄帝堯舜氏者此所謂有是位又有是人也夫器用之制聖人所以使天下由此趨事而赴功以享其所謂利也而天下或不能惟利之趨焉此建立卜筮在聖人猶不可以已也且天地之機鬼神之奥藏於幽賾隱伏深遠之地必欲探取之搜索之鈎出之從而坐致之使吉凶未形之象无不定亹亹不已之緒无不

成者其用又孰大乎蓍龜者乎此上文所謂以前民用必在於是興神物也然則以莫大之聖人處莫大之富貴立成器以利天下興蓍龜以前民用則莫大之天地斯與之合其德莫大之四時斯與之合其序莫大之日月斯與之合其明莫大之蓍龜斯與之合其吉凶於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聖人寔優爲之此予前所謂聖人之大業即易之大業也不其然乎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又申言聖人

有取於蓍龜之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四時之變通以爲易之爻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日月之懸象以立易之象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又申言聖人有取於天地之法象以畫易之卦也夫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此天地所以示乎人也聖人與民同患獨无以示於人乎故天以象數寓於蓍龜之神物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

象數以爲易之象數以示乎人天地之變化見於四時之運動以示乎人而聖人乃效此變化以爲易之六爻以示乎人天垂日月五星之象而吉凶見焉以示乎人聖人乃象此垂象而爲易之吉凶以示乎人天地以龍圖龜書出於河洛而自然之法象在焉以示乎人而聖人乃則此法象而爲八卦之畫以示乎人曰則云者易之象數即蓍龜圖書之象數其則不相遠也曰效云者效於六爻之動故經曰爻者效天

下之動也曰象云者象其所以然者也故經曰象也者像也天地之所以示人者聖人皆有取焉而作易以示人故有所謂四象焉四象在物爲木火金水在方爲東西南北在時爲春夏秋冬而在易則爲元亨利貞然易之示人者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知其説者亦鮮矣故必繫其辭以告之以四象之所以然又從而定之以吉凶曰如此必吉如此必凶斷之於一言之下而使之不昧其所趨焉此聖人與民同患之本

吉也夫聖人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而大易以興則天人之理咸備於聖人矣孰能違乎故繫辭至此乃引大有上九之爻辭以賛述聖人之所以有天人之助夫天人之理信順是也天之理行乎自然故所助者順也人之心以誠相感故所助者信也履此之信而思乎順則盡其所以在人者而不忘乎在天自然之理又能以此道而尚乎賢此大有上九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大有盛治也大有上九盛治

之極也當盛治之世六五之君信以發志則所履者信也柔順處中則所思者順也上九剛德在上而六五下之則所尚者賢也人君當盛治之極備此三德此所以能保極治之盛歟故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作易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咸備於我故天人之助无以異於大有之上九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鼔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

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

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

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鼔天下之

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章乃言聖人作易自以盡言以盡意至於以盡神或明理或明用而易无乎不盡自謂之道謂之器至於謂之事業或爲精或爲粗而易各有所謂又自存乎卦存乎辭至於存乎德行或在此或在彼而易无乎不存然始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終之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是易也夫豈空言云乎哉由其有

言而契之以不言則得聖人所以有望於天下後世之意矣程河南曰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書不能盡難喻之言言不能盡難傳之意聖人之意終不可見於天下後世乎然意之所寓雖不可以言盡而可以形容求之者則象是也如孟子答問之言多假於譬喻凡此皆立象也故以震為雷則動之意盡以兌為澤

則説之意盡象一立雖无俟於多言而意自盡矣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者情與僞之别也故卦以陰消陽長爲君子小人之道卦一設而情僞皆不可掩如復見天地之心則其情盡矣如姤女壯勿用取女則其僞亦盡矣或繫之辭或繫之文告之以吉凶導其所指歸此聖人不能已之辭也辭一繫則向之所謂難喻之言亦盡矣盡意盡情僞盡言此聖人作易以明理而无不盡之理也至於利則是理之見於用也神

則是用之不可知也夫自乾至未濟六十四卦之相授受自乾之初九至未濟之上九三百八十四爻之相變易所謂變而通之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變而不通則復窮矣非利也故終曰變通以利言六爻之間盡吉凶趨避之利非變而通之疇克爾邪横渠曰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蓋聖人於天下之動效之以爻而繫之以辭發揮旁通洞極微隱故能盡利盡神此聖人作易以明用而无不盡之用也夫象立而卦

設卦設而辭繫以至變而通之鼓之舞之凡此皆易之形於可見也究其底藴則自乾坤始故曰乾坤其易之藴邪蓋方其作易之初也三奇爲乾乾陽也象乎天而位乎上三耦爲坤坤陰也象乎地而位乎下上下成列則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剛柔變化之理君子小人之道吉凶悔吝之辭皆寓於乾坤奇耦之中乾坤不畫則是易也何自而見之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蓋乾坤者生之本也乾坤不畫則

易不可見而乾坤生生之功安得而不息邪夫惟不息則乾坤既畫易自此而見矣故形而上者則謂之道道也者无方无體所以妙是器也形而下者則謂之器器也者有方有體所以顯是道也然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則易之形見蓋有不可掩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舉而措之是又易之見於用也夫道降而爲器化而裁之則是器也有所指别而名體各異故謂之變

推而行之則是變也无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之各盡其所以相生相養之道故謂之事業道也器也變也通也事業也此易之為易或精或麤而各有所謂程河南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抵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繫辭又申前章之言曰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

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而繼之以卦辭變
通終之以其人與德行聖人之意豈无待乎夫聖人
見天下之賾而立其象然非是卦則天下之賾于何
而極之見天下之動而立是爻然非是辭則天下之
動於何而鼓之故天下之賾至无形也聖人立是象
以象之又設是卦以囿是象而窮極是賾則天下之
賾无所逃矣故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天下之動

不一也聖人立是爻以效之又繫其辭以斷是爻而鼓舞是動則天下之動亦无所逃矣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前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此復言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蓋言聖人作易化而裁之則存乎卦爻之變推而行之則存乎卦爻之通然則卦象爻辭者易之書也變通者易之道也即是書以明是道又存乎人焉然曰神而明之者以言此非口耳之餘習也是必以此心之

神而明夫易之所以然如復之初九則存乎顏子明夷之六五則存乎箕子革與明夷則存乎湯武與文王也夫惟如是則易即我也我即易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卦象爻辭又何有焉故夫卦象爻辭之所云者即吾之德行也程河南曰譬之賛易前後貫穿都說得是有此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謂自得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童溪易傳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李逢太

童溪易傳卷二十九

宋 王宗傳 撰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

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繫首章述聖人作易之意而終之以乾坤之易簡下繫首章亦然故聖人欲人知變以成功業即聖人因易簡以成德業也夫伏羲始畫八卦八卦成列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之象在於八卦之中因此八卦以一至八六位成章則九六二爻又在重卦之中矣剛即九也柔即六也九六相推所以為變則九

六之變又在剛柔之中矣聖人從而繫之以辭而命之於人使知吉凶之所以然而明其趨舍焉則趨舍之動又在乎爻辭之中矣是故大者為吉凶小疵為悔吝皆生乎動濂溪周先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是剛柔立易之本也易之本一立則乾坤闔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自此而為八卦自此而為六爻惟變所適而六十四卦之序各以時成故曰趨時所謂趨

時者亦欲人辨其吉凶而爲之趨捨爾故又繼之以吉凶者貞勝也夫至不一者天下之動也吉與凶是也欲一天下之動非是貞不能勝之天地日月所謂動物之尤大者也皆不離乎是貞則是貞也萬物本之以成體所謂動中之不動者也故夫變通趨時者乃其動也剛柔立本者乃其不動也天地之道變化无窮可謂動矣然上下之位不變動也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往來不息可謂動矣然晝夜之常不變動也

故曰貞明孰謂天下之動非是貞以爲之體孰能一之乾曰貞固足以幹事是也夫易之作也本於乾坤之剛柔迨夫剛柔相推有爻有象既動夫内有吉有凶功業以成則變通趨時之謂也是故乾德至剛確然而健示人爲君爲父爲夫之道可謂易矣坤德至柔隤然而順示人爲臣爲子爲婦之道可謂簡矣爻之立也效此易簡而已象之立也像此易簡而已謂自剛柔健順之外初无他事故也爻與象動夫一卦

之内則吉與凶見乎其外惟能入吉凶之域而不昧於吉凶者則知趨捨之變而功業由此而成矣人其可以不知變乎未能知變此聖人不能已之情又見乎其辭之所命而曰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然則聖人示人以辭亦不外乎乾坤易簡之理而已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

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前章言聖人作易以垂萬世之教此章乃言聖人用易以致天下之利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之於物獨陰不能生獨陽亦不能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地之於物獨剛不能生獨柔亦不能生此天地之德合二氣以成大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聖人所

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夫王天下者必有是位而後是德行焉故聖人大寳曰位孟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衆必離而是位也不可以守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德也財仁德之用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故又曰何以聚人曰財程河南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夫天地之生萬物乃所以養人也天地生財以養人而聖人爲天地主財以爲君能使夫人仰事

俯育養生喪死各得其宜而无乖爭之失者非是義不可也蓋義也者乃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弦弧剡矢以威天下是也朱子發亦曰義所以為仁非二本也古之聖人如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皆得其道也故下文繼之以十三卦之制作焉然八卦始於

包犧重卦成於文王當犧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立而有十三卦之制作何也盖三才既設此理已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是理也邵堯夫所謂畫前有易是也吾夫子發明之爾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聖人作易必本於天地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天地之法象散於萬物而聚見於吾身无所不觀无所不取而後易之理无遺矣故又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耿

希道曰仰觀象於天則所以畫乾者得矣俯觀法於地則所以畫坤者得矣然乾純剛也坤純柔也剛柔未雜也觀鳥獸之文而知剛柔之相雜於是乾坤相索而六子生焉又觀地之宜而知剛柔之異齊於是乾坤六子猶父子之殊體兄弟之異才焉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八卦之理得矣又近取諸身而首足耳目之屬无不契遠取諸物而水火山澤之屬无不類俯仰縱横遠近合矣於

是始作八卦也八卦作則不可測知之妙與无所終窮之變可見於此故曰以通神明之德近取諸身則以一身可以知八物遠取諸物則以八物可以知萬物故曰以類萬物之情包犧之世其俗飲血而茹毛也然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聖人閔焉故網罟之設而以結繩為之使之漁魚於川佃獸於山而免山川之害此之為制則取之離也蓋離為目目目相附網罟之象而其義則麗也言以網罟佃漁而禽獸麗之也神

農氏時民厭鮮食聖人於是教之耕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而興耒耜之利其所以取諸益者蓋益之爲卦合震巽以爲體震木也巽亦木也故或斲之或揉之斲云者欲其適宜也揉云者欲其能直也而耒耜之利興而後其益无窮矣夫有菽粟者或不足於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菽粟此又懋遷有无之不可以已也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致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噬嗑之爲卦也合離震以爲體離明

在上則日中也震動於下則爲市也雜卦曰噬嗑食也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食貨流通无有餘不足之異矣朱子發曰唐虞氏時洪水之患庶民鮮食然後教民稼穡懋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一揆夫食貨既備則斯民飽食逸居苟无尊卑上下之分以示之則強弱相陵鬬爭攘奪與禽獸无異矣此黄帝堯舜氏所以用通變之道使天下之民无有倦怠之心而服勤以事其上至於通變之道民皆由之而不知則又

各得其宜矣夫通變之道本於易易也者生生不窮之謂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通變之道而至於久此斯民之所以不倦所以宜之也故舉大有上九之爻辭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以言君民上下至此皆吉且利也夫當此之時所以通變之道何也亦曰使斯民自别於禽獸而已故取乾坤一定之尊卑而垂衣裳以示之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斯民也得於觀感則上下之分定而强弱相陵

鬬爭攘奪之禍息矣天下胡爲而不治乎又況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至是尊卑位定君子小人各有所職則上下无不辨之分韓氏曰垂衣裳以辨貴賤是也自此而下皆黄帝堯舜之所爲也渙隨二卦舟車之用也蓋自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則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諸川刳云者欲其中虚也剡云者欲其末鋭也渙之卦上巽下坎巽木也坎水也木行水上有舟楫之象而渙之彖亦曰利涉大

川乘木有功也故涣有濟險之義而聖人取之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則服牛乘馬以通諸塗服云者以其能引重也乘云者以其能致遠也隨之卦上兑下震兑說也震動也動而說隨有車馬之象而隨之上六亦曰拘繫之乃從維之故隨有隨人之義而聖人取之川塗既通則暴客之來不免有意外之慮於是重其門以防之擊其柝以警之此聖人待暴客之道也豫之為卦有逸豫之義又有備豫之義逸豫則

不知戒備豫則知戒爾坤爲闔户則爲重門震木處
上則爲擊柝蓋震爲木又爲雷以木而遇雷則有震
擊之聲也此聖人取以爲備豫之道亦以示逸豫之
戒也朱子發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
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蓋取小過知門柝而
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
之利蓋取諸睽小過之卦上震動也下艮止也上動
有杵之象下止有臼之象鄭氏少梅曰震以卯木而

在上艮以寅木而在下二卦中分之斷木也艮爲土而木克之掘地也睽之卦上離下兑其彖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而其象則曰君子以同而異夫聖人之制弧矢也何所取乎亦取其所以同而異之義云爾夫弧與矢其機未之發也兩者相麗未嘗不同及其既發也則所謂弧者不離乎吾之掌握而所謂矢者已在百步之外矣此以同而異也易之所謂睽者如此又況睽也者乖爭之

謂也弧矢也者聖人所以定乖爭也曰弧矢云者欲其勁且直也剡之義亦與剡木為楫之義同棟宇之制所以逸人之生棺椁之制所以逸人之死此皆器用之大者上古朴略之風至是而无存矣鄭氏少梅曰棟宇必固其基故大壯下累四陽以為基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壯也棺椁必堅其中故大過中存四陽以堅其中此聖人所以有取於大過也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漂揺之義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

之義此皆養生送死自然之理鄭氏又曰八卦之位分於八方而震巽二木乾兌二金坤艮二土坎離一水一火分於四維兩不相合兩相合者惟震巽之木乾兌之金也而書契之作取兩相契合之義以代結繩不取震巽而取乾兌者終始之道也八卦始乾而終兌兌與乾俱爲金兩相符合而又適相會於西北西北爲天庭夬決之象夬曰揚於王庭是也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之理於是乎在此書契所以取諸夬也

又曰由歷代聖人制器而觀之則易之道无非象矣何則天之所垂者象也天有弧矢之象有杵臼之象有天網天市之象有天庭天田之象无一而非象聖人所制之器豈非像其象邪惟像其象故六十四卦未畫之前其道已備矣聖人畫卦之後又有一聖人出焉爲彖辭以繫之而曰所以爲彖者制器像象之材也爻也者效制器像象之動也使悟易者莫不因其材而效其動則吉凶悔吝豈不明白乎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

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凟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十三卦論聖人之制作而繼之以十一爻論君子小人之道吾是以知易之爲易无非爲經綸世變而作也噫此非吾夫子其孰能發而明之以至於此乎陽卦一奇而二耦也故曰多陰陰卦一耦而二奇也故曰多陽聖人曰此其故何也蓋曰其故在於奇耦也

陽卦奇震坎艮是也陰卦耦巽離兑是也聖人又曰此其德行何也蓋曰其爲德行在於一與不一也一者何也曰陽之爲卦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不一者何也曰陰之爲卦二君共爭一民不一也故爲小人之道蓋易以陽爲君以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是故十一爻之所論无非君子小人之道也咸之九四君子之道也咸之卦德曰咸亨利貞而九四則曰貞吉悔亡蓋咸道貴亨而所以亨者貞

也憧憧往來此心有不一之思也此心所以有不一之思者何也咸道欲其亨也咸道欲其亨而未亨故其象曰未光大也若爾之所思一出於正則所感者大其孰不惟爾思之從也哉此則亨矣故曰朋從爾思而彖亦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然則天地聖人之所以感一於正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云者以言天下萬物何所思何所慮也朋從夫爾之思而已矣使九四之思一出於正則天

下之萬物雖趨捨殊塗好惡百慮皆惟爾正之是適故曰同歸一致而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確言天下萬物朋從夫爾之思也而或者必曰九四憧憧然或往或來以有思之私心而感物則感道狹矣故思之所及者有以致朋類之從思所不及者其能使之從歟殊不知帝堯之所以光宅天下者特以聰明文思而文王之所以聖者亦本於思齊孰謂思可无乎又況聖人以此心感人心无思則木石爾奚感之

云日月寒暑之相爲往來此則以言萬物之理或往或來之不一也寧不由憧憧往來此心有不一之思乎然雖或往或來之不一也而有所謂同歸一致者存故日月往來之不同而同於生明寒暑往來之不同而同於成歲明生而歲成此感道之所以亨也感道欲其亨雖欲不往不來可乎往者其勢屈來者其勢信此勢也乃其理也天下萬物孰能逃此乎夫茍不往不來則感道息矣奚利之云故往來屈信相爲

感召而利由此生焉而九四之象亦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以言未感則類於木石而利何從而生乎故爲感道之害尺蠖龍蛇之屈蟄所謂屈也然其屈也乃所以求信其蟄也乃所以存身盖不屈且蟄則信不可求而身不能存感道之在物也如此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神之外无人人之外无神神之與人特有隱顯之異爾凡吾平日所謂宜然之事者致其精一之誠以至於自然而然此入神也於以致用則用

无非神矣身必資於用用必資於身身與用特動静之異爾凡吾平日所謂當然之用者泛應曲當无適不利而吾之身若无與焉此安身也於以崇德則德積諸身矣此全内外之道而感道之所以亨也吾之所知者知此理而已舍此理而往又何知乎此爾之思一出於正也夫精義以入神則能窮神也於神无隙而可入安能窮神哉利用以安身則能知化也吾身或有所累而不得安安能知化哉存神過化全盡

於我則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此感人則殆如天地之感而化生之德无以形容其盛矣困之六三此則小人之道也易傳曰石堅重之物也而非陰柔之才所能勝也往而犯之祇自困爾故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謂九四九五二剛之堅重不可犯也而三犯之以取困也蒺藜蔓草之有角刺者不正之人濫乘非據而處正人之上豈所安也故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謂九二之剛中豈可乘也而三乘之非其所安

猶藉剌負芒然也夫六三所以輕犯二剛以取困者徒以上六吾配故也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爲陽也而求配乎上六而上六陰虛宮則是也而非其妻故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輕進妄動无與親合危極困辱如此豈吉祥之徵也哉故不免於凶禍也繫辭於此又言其所以凶也而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蓋甚之也解之上六與噬嗑之初六皆君子所以待小人也易傳曰解之上六解之功

已成故極言解悖之道夫隼鷙悍之禽也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爻惟三與上各處一卦之上而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尤在諸爻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成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勸懲人君之大權也亡其所固有者而至於必待勸且懲者此失其良心之民也是故恥畏之心不存則勸懲之術不得已而施焉施之於早則噬嗑初九是也小人

蒙福多矣若夫失是則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无失焉然而聖人敎人不以此義爲言而曰善惡之積云者聖人之意可知也夫聖人之意何在乎曰上之人以至於用刑用戮者此非我之本心也皆自汝致之吾不得已而應之云爾此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何疑焉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初

九屨校滅趾所以无咎而上六何校滅耳所以凶也否之九五與鼎之九四其所以為安危之慮者甚相反也此又可以見君子小人之情狀夫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此必至之驗也君子知其然故此心常存不亡之念宜其身獲其安而國家由之而可保也鼎之四則異於是不自知其德之薄智之小力之少而任至重之寄宜其不免於傾覆之凶也若夫豫之六二則不然何者以其能知幾也惟夫

知幾則當豫之時不屈已以狥人而无上交之諂不屈人以狥已而无下交之瀆存諸我者无毫髪之失故聖人嘆之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其知幾乎而美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幾之爲言事之初也於事之初而能豫知之此中庸之所謂前定也吾之所知者不在於臨事之後此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也非神而何惟與乎神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然而識此幾矣夫所謂知幾者天下之理日

彰者常寓於至微至剛者常始於至柔知幾之君子則无不知也其所以无不知者何也豫之六二居坤之中静中之静也震在乎外動作萬變而吾之此心安然而无事此萬物之理皆於静中得之故在爻有介于石之象雖有多智之萬夫其孰不仰望乎我而取之以爲法乎殆庶幾乎者此顔氏子其人也故繼之以復之初九夫君子之道在於善小人之道在於不善惟顔子知其善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知其

不善也則非惟未嘗不之知也而又知之而未嘗復行焉此所謂不貳過也聖人安得不以復之初爻而予之上繫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非顔氏之子其孰能當之君子小人之道即天地之陰陽也故在易則爲陰陽之卦然其本一也所謂一者何也天地絪緼男女構精是也夫惟天地陰陽二氣相合而絪緼則萬物由此而化醇致一之謂也男女陰陽二氣相合而構精則萬物由此而化生亦致一之

謂也所謂致一之説則損之六三詳而明之易傳曰夫兑之三爻皆志於益上然初九九二則以剛應柔而六三則以柔應剛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是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兑相合男女構精而盡天地交感之義成萬物化育之功矣此謂得其友也蓋六三者兑之主而上九者艮之主少男少女陰陽相配夫婦之道貴於專一若三人行則疑所主矣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夫

君子小人之道不難知也君子之動也安其身而後動小人之動也則危以動焉君子之語也則易其心而後語小人之語也則懼以語焉君子之交也則定其交而後求小人之交也則无交而求焉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其在已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一焉宜其莫之與也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又豈特莫之與也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是何也立心勿恒之故也噫人之心其可以勿恒矣乎

以是言之則此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於是乎判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復言易之作也本諸乾坤學易者當自乾坤而

入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夫萬物以氣則不離乎陰陽以形則不離乎剛柔大而爲天地妙而爲神明其見於易之書也名稱萬端雜然不一其能越於乾坤也哉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邪夫陰陽之氣相與合德則通隱顯而爲一也故曰以通神明之德剛柔之形各有定體則體萬物而不遺也故曰以體天地之撰撰所以造物也易自伏羲畫之文王重之夫子賛之皆本於乾坤而稽考其類故大而天地微而事物

莫不悉備觀象繫辭視上古爲尤詳此其故何也蓋世既下衰人不知道不顧理之順逆時之否泰倒行逆施而昧夫吉凶之所以然故聖人不得已詔之以是書而不厭其詳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且夫人之所以昧夫吉凶者以其心之有二而所見之不一也此聖人作易所以因其貳以濟民行而明得失之報以示之使之勿貳爾心也然易之所以明得失之報以示人者蓋天下之理往者吾

能彰之使人稽其所以然來者吾能察之使人逆其所未然顯者吾能微之使人有所不敢玩幽者吾能闡之使人无或有所蔽開明此理而寓之於其書故當夫稱謂之名辨夫陰陽之物正夫告戒之言斷夫吉凶之辭以此書載此理則聖人所以示人者无不備矣故夫所稱之名雖小而取類則大如曰牛曰馬而上比天地豈非取類也大乎所寓之旨雖遠而其辭則文如元亨利貞吾求其旨則天地之四時人心

之四端實在於是以訓釋求之則曰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其辭豈不文乎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等語詭怪不經可謂曲矣而象則曰羣疑亡也此乃中理之言也包羲之網罟神農之耒耜萬古而下其事顯然而肆其誰不之知也然取之離取之益非吾夫子不能發而明之豈非隱乎嗚呼易之為易也如此此其所以能明得失之報以示人也

童溪易傳卷二十九

童溪易傳卷三十

宋　王宗傳　撰

繫辭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前章言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此章復言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繼之以九卦之德至於再至於三而不能已也吾以是知易之爲易聖人不特爲衰世之民而作也亦聖人自蹈衰世之憂患而作也文王羑里之囚是矣孔子贊易及此其亦涉衰周之難乎夫六十四卦之卦德皆聖人之德

此章特言九卦者盖言文王當時之事也使文王之在當時无有是德其能脫於憂患之域乎故後章亦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之德始見於羑里之囚是履虎尾涉患難爲文王進德之基故曰履德之基也又以謙德順事於紂有事君之小心而曾无犯上之舉則持循於己者盖有所執守而然也故曰謙德之柄也文王至此君子之道長矣出入无疾朋來无咎而陰虛不

能害天地之心即我之心也故曰復德之本也自此受命作周而周家王業愈固而不可拔故曰恒德之固也又自此虞芮質厥成江漢被其化損以修政益以裕民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之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以言非君子則當剛揜之時不免於困矣文王經歴憂患至此而亨於西土三分天下有其二君子小人之辨其在此時乎故曰困德之辯也文王養人之功至此不窮往來井井咸

即有周而无適彼之思故曰井德之地也終焉上順天心下順人心申命從事而大勲集於其子武王盟津之會八百諸侯聽其命而不違故曰巽德之制也雖然履所以爲德之基者盖和而至也苟不和而至其能脫羑里之囚乎謙所以爲德之柄者盖尊而光也苟不尊而光則當此之時其能亨而有終乎復所以爲德之本者盖小而辨於物也苟不小而辨於物則一陽來復君子之勢尚微其不爲陰虚所害乎恒

所以為德之固者葢雜而不厭也文王與紂之時仁暴並施善惡相勝可謂雜矣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命人心至此有歸无有厭斁夫文王者故曰恒雜而不厭損所以為德之修益所以為德之裕者葢先難而後易與長裕而不設也文王治内治外之政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則損以脩政豈非先難而後易乎關雎之化行則賢人衆多鵲巢之化行則庶類蕃殖則益以裕民豈非長裕而不設乎不設云者文王有

自然之化而非容心於其間也困所以為德之辯者蓋窮而通也夫困者剛為隂所揜也羑里之難可謂窮矣而文王於此時則窮而通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井所以為德之地者蓋居其所而遷也以言非文王求於下民惟民歸於文王也茍非居其所而遷則文王亦有心於求下民矣惟井也居其所而不捨此養人之功所以變遷而不窮也巽所以為德之制者以言稱而隱也稱者揚也隱者入也巽之為卦二

陽在上揚也一陰在下入也故巽爲風風之爲物鼓動萬物莫見其迹而君子之德風也由文王至於武王風化之行厥惟舊哉此四方莫不聽命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非巽稱而隱而何夫惟履和而至故可以和行説應乎乾履虎不咥此和行也謙尊而光故可以制禮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此制禮也復小而辨於物故可以自知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自知也恒雜而不厭故可以一德久於其道天下化成

此一德也損先難而後易故可以遠害而損之卦德曰利有攸往益長裕而不設故可以興利而益之卦德亦曰利有攸往以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非利也若夫困窮而通則致命遂志而已矣夫何怨云故曰困以寡怨伯夷叔齊困孰甚焉然彼之志未嘗不遂也故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聖賢之設心大抵如此井居其所而遷則或居也或遷也命也有義焉故於以辨義舍井焉不可此聖人之德不

可以人不我求之為不足人必我求之為有餘也巽稱而隱故可以行權蓋權也者所以稱物也其或抑或揚皆欲當夫時中而已矣是理也雖稱而隱非可與權者不知也故孔子亦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然則權也者即文王之所以為文武王之所以為武也吾夫子之於九卦也凡三致其意如此學者其可不剞心矣乎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

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言易之爲書也凡三致其意焉大抵皆論六爻有不一之用於以明易之道以示人也夫易之爲書也奚可遠求云乎哉而布在此書者不過六爻之用

云爾舍六爻而求易則爲道遠矣夫六爻之用易之道也其爲用也不一故爲道也屢遷屢遷云者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所謂屢遷也夫居則不變動六虛位是也所謂初二三四五上也變動則不居周流於六虛位之間是也所謂九與六也九在某卦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在二四上之陰位六在某卦或在二四上之陰位或居初三五之陽位或上或下之不常其居故

曰上下无常此之爻以九居初剛也而彼之爻則以六居初是以柔易剛也此之爻以六居二柔也而彼之爻則以九居二是以剛易柔也或剛或柔无一定之主故曰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其所以然者蓋唯變之是適云爾此其道所以屢遷也易之道如此苟非知所戒懼之人即其所以然者而見於躬行則亦道自道爾人自人爾道豈能虛行乎蓋道待人而後行故也故聖人之作此書也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內

外欲使夫人之知所戒懼以躬行是道焉其出入云者以八卦之内外言之也出者自内而之外入者自外而之内於其出入之際以度内外則知消息盈虛之變出處進退之際蓋有所不可逃者此所以能使人之知懼也然此書之作又明夫人之所當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者詳悉以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矣知懼之心油然而生則雖无師保不邇父母而不敢有自肆之心焉以其知内外之懼明

憂患之故也初初爻也六爻之理其初難知故此書之作也於其初爻也率其所以然之辭而後揆之以一卦之方則一卦之體立矣故曰既有典常下文所謂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是也方其剛柔之相易也則不可爲典要初辭既率而一卦之體立則向之所謂剛柔相易者又不離乎一卦之内矣豈有不典常乎此易之道雖曰變易也而能垂萬世不易之法斆然則是道也苟非其人其能躬行是道而无負於聖人

所以垂法之意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如上文所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是也是書之作於其初也而原其始於其上也而要其終以爲一卦之體質體質既立則六爻之所謂九與六者相雜於一卦之內蓋有是時則有是物時在卦也物在爻也如復之時則有初九姤之時則有初六是也初爻在下時物之未著也故曰難知上爻在終時物之已著也故曰易知如乾之初有潛

龍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爲亢龍矣豈不易知乎咸之初有咸其拇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咸其輔頰舌矣豈不易知乎何者卦有終始事有本末故也唯其難知也故聖人於初爻之辭擬之而後言故曰初辭擬之惟其易知也故聖人卒而成之以終盡其義故曰卒成之終凡此論六爻之初上者然也若夫揉雜剛柔之物撰成一卦之德使是與非各得其辯則非二三四五之中爻不能盡此義也故曰非中爻不備

然則剛柔之物既雜則有存亡吉凶之判而易之存亡吉凶之理聖人又於彖辭而明之彖辭既作則一卦之德由此而撰矣其在易也豈復有難知之患噫亦要其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又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惟如是故聖人又即中文而有同功異位之說二與四俱柔也故其功同卦分内外故其位異若以其善論之則又有多譽多懼之不同何者遠於君者其勢伸故多譽近於君者其勢屈故多懼

是以乾之九二有見大人之利而九四則不免於或焉月望日則蝕臣近君則屈理勢然也故四多懼而曰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此則言以二之柔宜非致遠之才今也多譽何也蓋以其要在於用柔中而无咎故多譽也咎者譽之反也既无咎則其多譽也宜矣三與五俱剛也故其功同卦分内外故其位異三多凶五多功者以其有貴賤之等也三既多凶則比之五也不復言其善之不同以其无善之可録也

故聖人賤之又曰其柔危其剛勝邪聖人若曰三之所以无善之可録而取賤於人者蓋謂以其柔居此位則不當位而危以其剛居此位則其過剛而勝故也然則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非中爻不備於此蓋可見矣存亡吉凶之理豈曰難知矣乎雖然多譽多懼多凶多功六十四卦凡爲中爻者未必盡然今也云爾何也特從其多者言之爾夫是書之作人皆知其有所謂六爻也然而未知其故也故聖人於此

又言天地與人之道不越乎是而六爻變動而有是吉凶之異者此非聖人之私智也故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夫易以六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以五與上二畫爲天之道而居上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上則陰而五則陽故也以初與二二畫爲地之道而居下蓋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二則柔而初則剛故也以三與四爲人之道而居

中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三與四則仁義之用也易之爲書三才之道无所不有故曰廣大悉備分而言之則大者天也廣者地也悉備者則處諸天地之間者是也而上繫亦曰夫易廣矣大矣而繼之以備矣之辭若曰遠則不禦者天也故曰大邇則靜而正者地也故曰廣天地之間者萬物也故曰備與此所言无異義也然則六爻之爲義此其故也而三才之道實寓乎其中矣豈有他哉夫爻之爲義則亦取其

效三才之道有所謂變動云爾爻有剛柔之等即於九六焉見之物即上文所謂時物也九六相雜而成交錯之文則或剛或柔有不可揜若夫文之不當或以陽居陰而吉或以陰居陽而凶又或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而有吉有凶凡此之類皆所謂文不當也此聖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吉凶生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學者於斯其可忽諸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
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
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
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
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嗚呼予學易至下繫之末章感慨竊嘆而益知聖人所以興易之意也是何也不有所喪則无所興故也

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也世道不喪於殷

之末世則是易也吾知其末必興於有周盛德之主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盛有衰本末者世運之終始也盛衰者主德之明暗也本末相禪盛衰相軋此文王與紂之事然也當是時也易雖欲不興可乎哉吾又知其必興於此時也故前文亦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惟聖人之作易於其有是憂患而作也故其辭亦不得不危大凡人之涉世處事也危其危則无危故易於此危者使

平如所謂栽者培之是矣易其危則必危故易於此易者使傾如所謂傾者覆之是矣以乾九三重剛而不中可謂危矣然以惕懼自處則雖危无咎處豫之初陰弱居下可謂易矣然以逸豫而鳴則志窮而凶是道也散在天地之内物物皆然不特人如是也上而日月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蟲魚之生死莫能逃此本末盛衰之理故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其在人主則文王與紂之事是也故曰其道甚

大百物不廢雖然天人有交相勝之理吉凶无不可求之道知其說者則可以有安而无危有存而无亡不在乎他在乎終始以致其懼而已然則易之辭所以危者蓋欲人之知懼也惟能知此則无過咎易道之要莫要於此嗚呼此文王所以有是盛德而脫羑里之難也夫文王之盛德即前章所謂九卦之德也合九卦之德以爲文王之盛德而文王盛德之本則又本諸乾坤故又以乾坤之德行繼之夫所謂乾坤

之德行者易簡是也有得於乾坤易簡之德行以爲吾之德行則天下險阻艱難无不盡知之矣且夫德行之貴於有常也久矣无常不可謂德行乾之德無時而不易故曰恒易坤之德無時而不簡故曰恒簡然乾坤之德行所以恒易恒簡者以其至健至順也使乾之健坤之順而不極其至則所以爲德行者詎能恒乎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有是至德而鮮能久者斯民之无恒心也若聖

賢則不然故上繫之首章其論易簡也以可久可大爲賢人之德業惟恒易恒簡故能説諸心惟知險知阻故能研諸侯之慮易簡者我心之所固有優游涵泳其味無窮能無説乎險阻在前憂慮疢懷往來於中能无所研研乎研究也諸侯謂文王也而諸家皆以侯之一字爲衍字誤矣夫險阻者易簡之反而説心亦研慮之反也文王當殷之末世倘非有得於乾坤之易簡以説吾此心其能處困厄之世而脱羑里之

難乎不能脫羑里之難非所謂乾坤之至健至順也又倘非於險阻艱難无不盡知以研吾此慮其能推吾歷涉患難之道以與民同患而興易乎不能與民同患而興易亦非所謂乾坤以易簡示人之意也故又繼之曰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夫易有爻有象爻象也者所以效天下之易簡也故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則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易簡之爲也使存諸我者不易

且簡則吉與凶之不齊固未易定而亹亹者之无窮亦未易成也變化天道也云爲人事也聖人以天道人事本无二理故其與易也即人事以明天道非舍人事别有所謂天道也上繫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是也故於此而曰變化云爲一天人也夫天下之吉凶與天下之亹亹者即人事也而聖人定之成之則以天道律人事也人有言而云有動而爲无往而非天道則得聖人所以興易之

意矣且夫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吉事歟則必有上天所降之祥人之事有得夫易之象事歟則必知聖人所制之器人之事有得夫易之占事歟則又知逺近幽深之來物凡此皆天道也孰謂天道人事之爲二乎夫惟天道人事之无有二也故天地設位於上下而聖人成能於兩間此乾坤之德所以全盡於聖人也所謂人謀即成天下之亹亹者是也所謂鬼謀即定天下之吉凶是也天人合一幽顯无遺則百姓日

用於是道之中者莫不樂推而不厭矣故即其能以
與聖人以爲聖人之能成其能故也朱子發曰伏羲
氏始畫八卦不言而告之以象者至簡易也後世聖
人演之而爲六十四卦有文有彖以人情變動言之
於其辭知險阻也且八卦成列剛柔雜居吉凶已可
見矣然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盡利
者不可不言也故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巧歴之
所不能計也聖人惟恐遷之而失其正矣故爻彖以

情言變動者何情僞之所爲也人之情僞難知矣以情相感則利生以僞相感則害生近不必取遠不必舍則悔吝生愛惡不一起而相攻則吉凶生吉凶生而悔吝著情僞其能掩乎是則情僞相感也遠近相取也愛惡相攻也爻有變動也有利害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吉凶以情遷也悔吝者何凡易之情陰陽相求内外相應近而不相得則僞不可久物或害之害則凶將至矣悔吝者利害吉凶之界乎害之

而悔則吉且利矣吝之而不悔則凶聖人不得不以利言之而使之遠害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何以知其情偽邪考其辭可矣將叛者其心愧負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心惑亂故其辭枝吉人守約故其辭寡躁人欲速故其辭多誣善之人妄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窮故其辭屈吉人辭寡以簡易知之也五者反是以知險知阻而知之也簡易則吉險阻則凶其辭雖六其别則二情偽而已矣上繫言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知阻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隂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隂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

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

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
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
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
物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
兌說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
兌爲羊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兊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兊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
爲剛鹵爲妾爲羊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
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
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

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雜卦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

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童溪易傳卷三十